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說岳全傳
第七十六回 普風師寶珠打宋將 諸葛錦火箭破駝龍

詩曰：勝敗軍家事本常，請從邪正別妖祥。普風空倚駝龍術，難免今朝箭下傷。

卻說牛皋被粘得力緊緊追趕下來，正在緊急之際，卻來了一個救星。你道是那一個？卻是那大刀關勝之子關鈴。自從在朱仙鎮上散伙回家之後，心中忿忿不平，欲待要與兵與岳元帥報仇，卻又孤掌難鳴。此時聞得高宗駕崩，新君即位，赦了岳氏一門，拜了岳雷做元帥與兵掃北。打聽得的實，就出門上路，來到長沙府、潞安州、金門鎮各處，邀請陸文龍、樊成、嚴成方、狄雷四人，一同往朱仙鎮上來助陣。那四個人自然是同心合意的，俱各歡歡喜喜的，一路望朱仙鎮而來。

那一日，離鎮不遠，正值牛皋敗陳下來。關鈴見了，高叫：「老將軍，請住馬！」牛皋耳朵裡聽見，卻不細看是何人，隨口道：「休管閑事，番將厲害哩！」關鈴又叫：「牛老將軍！休得驚慌，小侄關鈴在此！」牛皋勒住了馬，定睛一看，方定了神，在馬上對陸文龍等四人道：「恕不下馬了！那個番將分了得，殺他不過，已追將來了。」言之未已，祇見那粘得力駱駝已到，大叫：「牛南蠻！你待走到那裡去？快快下馬受縛。」牛皋不敢回頭，把馬加上一鞭就走。

關鈴讓過了牛皋，把青龍刀橫在馬背上，迎上前來大喝一聲：「你是甚麼人？這等逞能，小爺在此！」粘得力大怒道：「你這小南蠻！是何等之人？擅敢阻我去路，放走某家敗將。」關鈴道：「我不說，你也不知。小爺姓關名鈴，乃是漢朝義勇武安王之後人。今日你遇著小爺，祇怕要活也不能夠了。」粘得力大怒，舉起紫金錘，登開駱駝，照頭便打。

關鈴把青龍刀劈面相迎。一來一往，戰了三餘合。狄雷在一邊見關鈴戰他不下，把坐下青鬃馬一提，舞錘上前助戰。粘得力毫無懼怯，三個人又戰了餘合。樊成正待向前，陸文龍大叫一聲：「二位賢弟少歇，某來也！」拍馬上前，耍的一槍，粘得力把身子一閃，恰中了駱駝的眼睛。那駱駝負痛，把頭一蹲，被嚴成方舉起八棱紫金錘，上前一錘打去，把那駱駝頭顱打得粉碎，一輻轆把粘得力跌下駝來。樊成手起槍落，粘得力已是不活了。關鈴下馬來，取了首級。後面番兵一哄逃散。牛皋大喜，轉馬來，同了五人一齊回轉大營，來見岳雷，將遇小弟兄五人、斬了粘得力細細說了一遍，岳雷大喜，下帳來與五人見過了禮，各訴衷情。岳雷就寫本，差官入朝啟奏，請封五人官職。又命將粘得力首級，號令營前，已畢。

到了次日，探子來報：「河間府守備解送糧草三千石，將近朱仙鎮，卻被金將尤可榮截住搶奪，望元帥速遣大將救應。」元帥便問：「那位將軍前去解救軍糧？功勞不小。」牛皋便道：「這個大差，別人卻是不中用的，須得我為叔的去，方保無事。」岳雷道：「牛叔叔！糧草是要緊的，須要小心！」牛皋道：「包你穩穩的就送了來。」岳雷就火速的點起三千兵卒。

牛皋上馬提鋼，一路迎將上去。那河間守備孫蘭，正與金將尤可榮廝殺，正在危急，牛皋上前大喝一聲：「呔！你是那裡來的野種？敢搶我們的糧草，且先來嘗嘗我的鐵鋼。」耍的就是一鋼，那金將舉刀招架相迎。不上三四合，戰不過牛皋，回馬敗走。牛皋道：「不要走！糧草雖然還了我，你這顆頭，一發送了來罷！」便拍馬追去。這裡孫蘭同眾軍士，將糧草護送回營。那牛皋一直追去，有一二里遠近。金將轉過山坡，便不見了。

祇見山坡之上，立著一位道人，叫聲：「牛皋！」牛皋抬頭一看：「啊呀！原來是我的師父！」慌得牛皋連忙下馬，上坡跪下，叫聲：「師父何來？」鮑父祖道：「那番將命不該絕，放他去罷！你兒子有難，我有丹藥一顆付汝，可半服半敷，救他性命。再有一顆，可救何鳳之命。你一路去，倘有妖人用寶傷人，你祇將『穿雲箭』射去，便可破得。好生立功去罷！」說罷，把雙足一登，駕起祥雲，霎時不見。牛皋又望空拜謝了，下坡上馬，慢慢的回來。且按下不表。

且說粘得力手下敗軍，報進牛皮帳中。兀兀聽報粘得力戰死，又氣又惱：「這一班小南蠻，比前番的老南蠻更加厲害，叫某家怎能搶得宋室江山！」正在心中愁悶，忽見小番報進帳來：「啟上狼主，國師普風爺到了。」兀兀大喜，忙叫：「請進來！」小番得令出帳。

不一會，祇見普風來到牛皮帳中，兀兀連忙起身迎接，見過了禮。普風坐定，便問道：「太子與南蠻開兵幾次了？勝敗若何？」兀兀嘆口氣道：「不瞞國師說，這一班小南蠻分厲害，比前那些老南蠻更加兇狠！開兵幾次，連敗了幾陣，傷了餘員上將。不能取勝，如何是好！」普風道：「太子放心，待僧家明日出陣去，拿幾個南蠻來，與太子解悶。」兀兀道：「全仗國師！」當夜設筵款待，普風吃得大醉，方纔安歇。

到了次日，普風也不帶多人，獨自一個，叫取匹馬來坐了，提了禪杖，直至宋營討戰。小校報進大營：「啟上元帥，營門外有一個番僧討戰。」岳雷便問：「那位將軍出馬？」旁邊閃過牛通、何鳳二人，一齊上前道：「小將願往。」岳雷道：「二位將軍，大凡僧道、婦女上陣，都有妖法，須要防他暗算！」遂命湯英、吉成亮、余雷，一同出陣，隨機接應。眾將一齊得令，出營上馬，帶領人馬來到陣前。看那來的番僧，怎生模樣？但見他：

削髮撥緇，不會看經唸佛；狠心惡膽，那知問道參禪？頭上戴金箍，身穿布衣衲襖；手中提鐵杖，腳登駿馬雕鞍。初見時，好像梁山泊魯智深無二；近前來，恰如五臺山楊和尚一般。

牛通大喝一聲：「呔！我大歲爺不斬無名之將，你這禿驢，快報名來！」普風道：「佛爺乃大金國國師普風爺爺是也！」牛通道：「我大歲爺也管甚麼古風時文！祇叫你這禿驢，把脖子伸長些，等大歲爺砍了去報功，省得費力。」普風大怒，罵聲：「小南蠻！好生無禮，照佛爺的禪杖罷！」舉起手中鐵禪杖，當腦門打下。牛通叫聲：「來得好！」量起潑風刀，當的架開，復一刀砍來。普風架開刀，還杖又打。兩上回合，一場好殺：

一個黑煞，新從天下降；一個怪僧，久已產金邦。鐵禪杖，降龍伏虎；潑風刀，耀目閃光。杖打來，猶如毒龍噴紫霧；刀砍去，好比柳絮逞風狂。惡戰苦爭拚性命，捨身出力為君王。

兩個斗了三餘合，普風力怯，戰不住牛通，便暗想打人先下手為強，假意說道：「佛爺戰你不過，饒你去罷！」撥轉馬頭就走。牛通道：「你這禿驢！便走上天，也要取了頭來便放你去！」緊緊的追將下來。那普風暗暗的將手向豹皮袋中取出一顆「混元珠」來，有酒杯大小，拿在手中，叫聲：「小南蠻，休要趕，送你一件寶罷！」便把寶珠拋起。牛通抬頭一看，祇見米篩一般物件，滴溜溜的在天上轉。牛通道：「你這禿驢！弄甚麼玄虛？倒也好耍子。」正說未完，呼的一聲響，望著牛通頂門上打將下來。牛通叫聲：「不好！」慌忙一閃，卻打著左邊肩膀，翻身落馬。普風收了寶珠，量起禪杖來打牛通。恰好何鳳同眾將剛剛趕到。何鳳吃了一驚，大叫一聲：「休要動手，我來也！」舞動金鞭，慌忙接住普風廝殺。眾將將牛通救回。

何鳳與普風戰不到來合，普風又把「混元珠」拋起。何鳳曉得厲害，回馬便走；走得快，已打在背上，翻身落馬，跌悶地下。普風正待下馬來取首級，這裡湯英、余雷、吉成亮各舉兵器，衝上前來，把普風圍住混戰。眾軍士將何鳳搶回，普風見人眾，料敵不過，又把「混元珠」望空拋去，猶如烏雲黑霧蓋將下來。那三人慌忙跑馬轉身，吉成亮的馬屁股已著了一下，將吉成亮顛將下來。幸虧得眾軍士噴筒弩箭，一齊亂發，吉成亮爬起身來，飛跑逃回營去。湯英、余雷不敢戀戰，亦敗回本營。

普風得勝，轉回番營。兀兀接進牛皮帳中，說道：「國師辛苦了！」連忙置酒款待。普風道：「不是僧家誇口，這幾個小南蠻，祇算得個瓮中之鱉，不消費得僧家大力，管教他一個個束手就縛。」兀兀大喜，當晚吃得大醉，方各安歇。

且說宋營眾將敗陣進營，牛通、何鳳叫疼喚痛，看看待死。岳雷正在愁悶，忽見小校來報：「牛老將軍回來了。」岳雷傳令請進。祇見牛皋搖搖擺擺，進帳來繳令。岳雷道：「恭喜叔父得了大功！但是牛哥哥今日出陣，被番僧用甚麼妖法打傷，病在危急，請叔父速往後營看視。」牛皋聽了，隨到後營來，祇見牛通正睡著叫疼，何鳳躺在一邊，口中祇有出的氣，沒有入的氣，已是九死一生了。牛皋道：「不妨事！」叫軍士：「快取些水來。」身邊取出丹藥，將一半磨了，命牛通吃下，一半敷在傷處，霎時全愈。

再將一顆拿來，照樣與何鳳磨敷。何鳳大叫一聲：「疼殺我也！」睜開眼來，見是牛皋救他，連忙就爬起來謝了，一時平復。

二人跟了牛皋出來，見了岳雷。岳雷便問緣故。牛皋將鮑方祖贈藥之事說了一遍。岳雷大喜，舉手謝天。牛通、何鳳咬牙恨道：「多蒙鮑方祖賜下仙丹，救了性命。明日必要去拿那禿驢報仇！」岳雷道：「二位將軍，今日吃苦，且自將息幾天，這妖僧厲害，且將『免戰牌』掛出，再思良計擒他便了。」牛皋道：「我為叔的，當年跟你老子橫衝直撞，殺得那些金兵、湖寇，喪膽亡魂。你們這班小後生，做了將官，動不動掛出『免戰牌』，真正差殺人！明日仍叫我兒子同弟兄們出去，待我做叔父的壓陣，包你就把這禿驢拿了來。」岳雷道：「且待明日再議。」當夜，各自歸帳歇息。

到了次日，岳雷昇帳，聚集眾將商議。忽小校來報：「番僧在營外討戰。」牛通、何鳳氣憤憤的上來，要領命出戰。岳雷正要止住，旁邊軍師諸葛錦道：「元帥可仍聽他五人出戰！祇消牛老將軍壓陣，萬無一失！」岳雷聽了，便叫五人出陣，囑咐：「須要小心！」向牛皋道：「就煩牛叔父壓陣！」五人得令，出營上馬，牛皋在後，一同帶領軍兵，來到陣前。

牛通見了普風，也不答話，大吼一聲，舉起潑風刀，望著普風頂門上便砍。何鳳咬著牙齒，罵聲：「好禿驢！敢使甚麼妖法來傷我老爺！不要走，且吃我三百鞭！」雙鞭並舉，沒頭沒臉的打來。湯英、余雷、吉成亮亦各舉兵器，上前助戰。那普風看見不搭對，復取出「混元珠」，喝一聲：「南蠻看寶！」那五人見頭上一片黑打來，正在慌張，不道那牛皋在後看見，說道：「這是甚麼東西，且賞他一箭看。」隨即取出那枝「穿雲箭」來，搭在弓弦上，望著這一段黑氣上颼的一聲射去。那團黑氣便隨風四散，撲的一聲響，那顆「混元珠」墜在地下轉。牛通見了，便道：「好耍子！好耍子！」就跳下馬來，將那顆珠搶在手中。重復上馬，對普風道：「禿驢！也看著我太歲爺的寶來了。」也照著樣向空中一丟。那曉得這個寶貝，經著箭射了窟窿，便不靈了，被普風一手接去。正想再拋起來打宋將，早被余雷趕上去一錘，正中普風肩膀，一跤跌下馬來。牛通舉刀來砍，那普風在地上化作一金光逃去。眾將也不追趕，拿著得勝鼓，回營報功，不提。

再說普風借金光逃回營中，將丹藥敷了傷痕，一時便不疼痛。進帳來見兀兀，道：「僧家今日與南蠻交戰，被他破了寶珠，故此敗回。」兀兀道：「似此屢屢失利，何日方能搶得宋室江山！」普風道：「太子放心！看今晚僧家必將這些南蠻殺一個盡絕，方泄我今日之恨。」兀兀道：「這些小南蠻分兒惡，國師怎能殺得他個乾淨？」普風道：「僧家當日投師披剃，吾師曾賜我一件法寶，有五千四百零八條駝龍，能大能小，收在葫蘆內，專一吃人精髓。今晚待僧家作起法來，將宋營數員將官，連那二萬八千人馬，吃他一個乾乾淨淨，以報今日之仇！」兀兀聽了大喜，吩咐小番擺設筵宴，與國師預慶大功。

小番領令，遂即搬上酒餚，兀兀與普風對酌，直至天晚。普風辭了兀兀，回到自己營中，擺下香案，桌上供著一個葫蘆。普風口中念動真言，將葫蘆上蓋揭開道：「請寶貝出來。」祇聽得葫蘆內哄的一聲響，猶如蚊蟲一般，飛將出來起在空中。霎時間，每條變成數丈長，栲栳大小身軀，眼射金光，口似血盆，牙如利刃。這五千四百零八條駝龍，在空中張牙舞爪，直往宋營中衝來。

那宋營軍士，看見半天裡無數金光，猶如燈火一般，向著營裡奔來。有的軍士說道：「這些燈火，莫非是番兵來劫寨麼？」有的說道：「不要管他，且報進大營去再作道理。」隨即進營報道：「啟上元帥，有無數火光在空中，直往營內衝來，不知是何物？」諸葛錦聞得此報，忙抬頭一看，大叫一聲：「不好了！」吩咐各營各哨人馬將官，後隊作前隊，前隊作後隊，速速退後逃命。三軍一聲：「得令！」俱各慌慌張張拔寨起行。祇聽得後軍喊聲如雷，卻被駝龍飛至，將軍士亂吃亂咬，也有將腿咬去的，也有將頭嚙破的，也有吃骨髓的，也有吃血肉的。嚇得那宋營軍士，沸反盈天，慌慌往下逃命，敗下六里。已是五更時分，那邊普風念動真言，將駝龍收去。宋營中不見了駝龍，軍心始定。

天明查點人馬，已被駝龍傷了一萬八千。牛皋問道：「這是甚麼東西？如此厲害！」岳雷便問諸葛錦道：「此乃何物？」諸葛錦道：「此陣名為『駝龍陣』。我未曾防備得，被他傷了許多人馬。我今略施小計，將他此陣破了，普風易擒耳！」遂吩咐三軍，取豬血、狗血、乾柴、蘆葦、火藥等物齊備。又令三千軍士，盡換皂衣，各帶火器藥箭等候。又令五千人馬，到舊時紮營之處，掘一壕溝，闊一丈五尺，深一丈二尺，長二五丈，連夜就要成功，不得有誤。三軍領了軍令，前去挖掘，不消幾時，完工交令。諸葛錦又令軍士將火炮藏入溝渠之內，接著引火之物。上邊蓋了乾柴蘆葦，上面再放些引火之物，又將豬羊血放在上面，仍令軍士於舊處下營。三軍得令，一齊吶喊到原處下營。那諸葛錦傳令三千軍士，換了皂衣，埋伏營前，專候駝龍落入溝渠，即聽放炮為號，齊放火箭。諸事齊備。

看看天色已晚，那金國國師普風又將葫蘆蓋揭開，放出駝龍。親自坐馬，手執葫蘆，隨後來到宋營。到得溝邊，那些駝龍聞著血腥之氣，都落溝渠之內來吃血，你壓我，我壓你。諸葛錦見了，吩咐放起號炮。那三千伏兵聽得炮響，一齊施放火箭鳥槍，登時燒著蘆葦，火光衝天。埋在地下的火炮一齊發作，乒乒乓乓，打得煙飛灰亂。普風慌忙作法，想要收轉駝龍，那曉得經了污穢血腥，飛騰不起，將五千四百零八條駝龍，盡皆燒死於溝渠之中。普風在黑暗之中被亂箭射中了三四箭，逃回本營來，拔出箭頭，用藥敷好，思想：「這場大敗，又傷了駝龍，何顏去見兀兀！不如且回山去。再煉法寶，來報此仇。」主意定了，也不去通知兀兀，連夜回山去了。

後人有詩贊那諸葛錦道：玄妙兵機六出奇，胸藏韜略少人知。不施血污深溝計，怎得駝龍盡斬除！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